

白桦随笔

◎ 混含痛楚和愉悦的岁月



知识出版社·上海



白桦随笔



混合痛楚和愉悦的岁月

091451

(沪)新登字 402 号



• 当代中国作家随笔 •

混合痛楚和愉悦的岁月

——白桦随笔

白桦著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沪 版)

(上海古北路 650 号 邮政编码 200335)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48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5 字数 155,000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015-5629-6/I·65

定价: 10.50 元

作者自白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错觉，始终以为故乡的城是座了不起的大城。城墙很高，还有五座威武的城门，东、南、西、北门之外，再加一座小南门。北门外就是火车站，从北门到火车站之间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叫大同路，肯定是辛亥革命以后命名的，这路名能给所有人以美好的向往，使我的乡亲兴奋过好一阵子。这条街可以说应有尽有，当时日本东京银座有的，我想，这里都有。比如，有一家照相馆，名叫“留真”，留真，留下真善美的形象。这是全城唯一一家照相馆，但足够了。几乎全城所有的人家都到“留真”照相馆来照过全家福。乡下人除了因为钱少，舍不得卖一担谷子去照张相，还因为怕摄去了血液和魂魄。那时候底片都是厚玻璃的，还得修版，暗房的技师高明极了，能把旧衣修成新衣，能把麻脸修成小白脸。女孩子还可以租照相馆的巴黎时装穿，不过得听摄影师的摆布。教

你做媚态，翘兰花指，倚着布景上的假山石手托香腮做怀春状，或者斜卧在贵妃榻上含情脉脉地举首远眺，题名曰：秋水伊人。至于酒楼，就太多了，而且家家生意兴隆，一般都是上下两层。最著名的一家叫“宴宾楼”。厨师就站在当街的明火灶前，像表演绝技似地把炒勺在铁锅边上敲得山响。当锅里的油丝上窜火苗的时候，厨师不失时机地把菜哗地一声倒进去，提着锅耳的左手一抖，菜翻了一个个儿，火就熄了，再用炒勺加料，在快要起锅装盘子的时候，往嘴里擦一滴滚烫的汤水就知道菜的滋味了。堂倌不仅要有一双快腿，还得有一张甜丝丝的快嘴。客人一跨进店门，堂倌就得喊：来了！爷！您请，楼上雅座！客人点了菜，还得把菜名喊得合辙押韵。比方说：四色小拼盘，五香牛肉干，活鱼摆尾巴，眼睛还在翻。一品烩海参，鸡丝辣皮——凉拌。冰糖肘子，溜炒猪肝儿。酸辣汤，两包“哈德门”香烟。一壶酒——老白干！他一手托着条盘，一手要着抹布，飞似地在楼梯上奔上奔下。客人吃完酒下楼，堂倌还得大喊：送诸位爷！谢诸位爷！喊到小费的时候嗓门特大：赏下来了！大洋五毛！楼下的厨子有时还会故意接一嗓子：兄弟！不少了。堂倌喊着：是不少了！诸位爷说了，下回多给！洋车！在酒楼门前排着队候着的洋车夫立即站起来，赶快用搭在车把上的那条脏毛巾猛掸着座垫。客人一坐上车，车夫撒丫子就跑，而且还喊着：少来！少来！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喊的不是“少来”，而是英文的sorry sorry。我当初真是低估了他

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会说英语，哪怕仅仅是一个字。大同路上有一家电影院，放映卓别林、劳来、哈代、韩兰根和阮玲玉的影片。我第一次看电影很不体面，竟会吓得大叫起来。我没想到人会那么大会排山倒海般走向我。还有一座戏院，演的是京戏。全都是从外地请来的戏班子，不少坤角都标榜自己是四大名旦的弟子，生角标榜自己是正宗谭派，或正宗余派……比我大的孩子告诉我：那些戏子跟咱们一样，只从话匣子里听到过那些名角的唱，人，都没见过。为什么那些京都大角、名角不到我们这座大城献艺呢？很让我解。京汉大铁路紧傍着城边，火车总是扯着长音儿奔来奔去，即使是特别快车也得在我们这一站停三五分钟。另外还有五六个叫做戏园子的，实则就是席棚，唱的是河南梆子、越调和南阳曲子。至于唱坠子书的大姑娘，在哪个茶馆酒楼都能看到，又粗又长的独辫子拖在屁股勾子上。那些舞枪弄棍卖大力丸的只要有个人场就行，所谓人场就是看客自动围成的一个圈。当人们看到钢叉穿心、美女钻火圈的时候，拼命叫好。但等到耍把式的大姑娘拿着小筐箩往看客脸前一伸：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谢谢叔叔、大爷！爷爷、奶奶！人场已经帮了，请再帮个钱场……脸皮薄的看客鞋底抹油——溜了。脸皮厚的看客就硬是装聋作哑，两手往袖子里一笼，只当没看见、没听见。也有人掏钱，丢一两个铜子儿。只要有哪位爷扔一毛钱，那姑娘就往地上一跪，“腾”地就是一个响头。手笼在袖子里的爷们

儿不仅不觉得惭愧，反倒“哗”地一声笑起来了。因为姑娘的小布衫太短，后腰露出了一条白肉。她爹——也许是她的师父随手给她披了一件舞剑时候穿的英雄氅，已经破得像件蓑衣了。说评书的摊摆在文庙、城隍庙里，说的不是《三国》，就是《水浒》，一回书能说上一个多月。10岁以上的孩子都不敢去听，因为听一次就想听下一次，天天都得想方设法搞一个铜板往庙里钻。说书先生的惊堂木一响，你的灵魂儿就出了窍了。旷课、逃学在所不惜，挨打受骂、流浪街头也就无所谓了。梁山泊的好汉们不是都没有家吗？虽说金银首饰对孩子吸引力不大，可我也进过“老凤祥银楼”，是跟着大姐去瞻。金银的亮光和做工的精细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做贵重。我从来没机会用手摸过那种镶有很多钻石的胸饰。全城戴得起金银首饰的人无一不光顾“老凤祥银楼”。每一件首饰都会一代一代往下传，有损坏就拿到“老凤祥银楼”去修理，技师们一眼就能认出是哪一位前辈匠师的杰作。城里有一座天主教会办的洋医院，有身份的人家都相信中医，唯一的中医大师姓何，清瘦、文雅，一双很白的手，白得能看见淡蓝色的血管，手指很细、很凉。坐着一辆包车，车灯擦得很亮，像金的。冬天挂着棉帘子，车把上有一只手按的橡皮喇叭，他不许车夫大喊大叫。出诊费最低是一块大洋，处方的价钱就得视病情来定了。全城有头有脑人家的病历都在他的脑子里，记忆力强得经常让人吓一跳。有一回给我搭脉，慢悠悠地对我母亲说：他父亲在民国三年冬月十四也

出现过和少爷极相似的脉相……我立即惊得出了一身大汗，感冒在顷刻之间就好了一大半，药还没到，病就除了。何大夫开了方子必须到王六爷的“乐天堂”去抓药，他说“乐天堂”的草药全。王六爷和何大夫是换过帖子的把兄弟。拄着双拐在高大的柜台里抓药，他的两条腿是怎么丢掉的，像我这样的后生小子是不得而知的。他称药准确，包药麻利，有楞有角，一丝不苟。两撇翘着的东洋胡子，颇有些威严，其实他是很随和的，常常骗小男孩，爬上来！爬上来。等你被他拉上柜台的时候，他就动手了：让我看看你的小麻雀飞了没有？啊！还在，没飞，可别让它飞了；飞了讨不成媳妇。没人抓药的时候他就弹三弦，弹得半条街都能听见，所以邻居们既希望他的生意好，又希望他的生意清淡。生意清淡吵的慌，生意红火病家多，这是很矛盾的。老裁缝顾驼子是全城人的服装师，任何人一年之内做衣服不用量，只要告诉他：驼师傅！俺家老二要做一套童子军服。不出五天就给你送来了，一试，准合适。我特别喜欢到邻居家去串门儿，目的是看人家的花坛，我家也有一个花坛，只有月季花，红得很艳，非常茂盛，觉得太单调。别人家里可不一样，一丁点几个地方，有秋海棠，有长寿菊，有翠竹，有芍药，贴着南墙还有一排兰草。不少人家的院子的上空是紫藤架，或是葡萄架。妇女们在竹帘里静悄悄地做针线，哪有那么多的针线活要做呀！接待我的全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有时候小主人很大方，竟然会送我一盆雁来红，或是一盆指

甲草。还小声对我说：快走，我给你挡住。一旦进了宦宦世家的后花园，我以为进了原始森林，和小玩伴钻进树荫下的草丛中去探险。害怕，又恨不能碰上一只斑斓猛虎。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发电厂，听说20年代有过，因为大部分市民不习惯太强的灯光，有些市民压根就用不着灯，往被子里一钻就睡了，谁去点灯熬油，单靠那些夜晚宴客、打麻将的有钱人家交电费，赚不到钱，又倒闭了。小南门外的确还留着发电厂的地基。戏院里只好挂汽灯，电影院自己发电。听大人们说，城里有几家妓院，还是扬州帮，只听说，不知道在哪儿。

少小离家，在战争中走过很多地方，多数是农村，也进过大城市，却顽固地认为故乡的城最大、最完美，既古老又现代，既繁华又清静，既单纯又深奥，既朴素又奢侈。第一次久别归来是1952年的一个冬夜，下了火车像走进一片黑暗和死寂的废墟，最让我惊骇不已的是她异乎寻常的狭小、破旧和局促。我平伸双手几乎用手指可以触到街两边的门，举手向上可以够得着屋檐。门前街角上那块刻有“泰山石敢当”的石碑矮小得几乎找不到，为什么我过去为了表示勇武会一遍一遍往上爬，又一遍一遍闭着双眼往下跳呢？现在我蹲下来才能摸得到它……我怀疑我走进了梦中的小人国。等我闹清我的确是在醒着的时候，我呆住了。是我长大了？还是我童年的世界缩小了、遥远了？……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吗？又过了41年，也就是去年，我又回去

了一次，使我更加沮丧的是：一切都被更为陌生、更为枯燥的东西淹没了。偶尔还能在一条偏僻的街上找到一座旧宅门，简直像一个陪葬的、有缺损的出土小陶屋一样。

一只越过漫漫长空的苍鹰，落在自己破壳而出的草丛中。什么也找不到了，只有一些蛋壳的碎片。我所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只能是悲哀地再环顾一次笼着云烟的四野，梳理一下残破的翅膀，尽可能快地试着再飞起来……

序 言

柯 灵

随笔是文学丛林的一枝，参差横斜，郁郁苍苍。寻根溯本，纵贯汉魏六朝，横涉东洋西海，曼衍变化，经历“五四”这一场春风化雨，亭亭秀发，经冬不凋。

随笔与散文、杂文为兄弟行，胸襟放达、神情潇洒。饮食男女，生老病死，七情六欲，人生世相，固然在在萦怀；名山大川，远村近郭，清风明月，花鸟虫鱼，不但怡情悦性，兼可格物致知；遐思玄想，心会神游，宇宙洪荒，低徊求索，精神世界更是上不巴天，下不着地，宽不见边，深不见底；也不忌议古今，论是非，说文化，侃科学，谈笑风生。信笔所至，不拘形迹，如悠悠浮云，款款流水，陶然忘机。

文苑之有随笔，恰如人世之有闲话。“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是章回小说的套语，不足为训。闲话不闲，如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舌之于味，鼻之于香，不可或缺。正

2·当代中国作家随笔

言说论，多是刻意而为，志在布道，时或矫饰；谈天说地，率意随心，却大抵发乎自然，类于天籁，如梁间燕语，阶下虫鸣，湛然天真。闲话可以抒发性灵，交流心得，活跃思路，调节神经，是理想的精神度假村。田野冬闲，农民五七成群，在场角檐前，笼袖曝日，家长里短，七嘴八舌。夏日黄昏，杂坐河滨桥堍，乘凉闲话，东山西海，言不及义。旅舍夜静，灯火青荧，互不相识的旅客萍水相逢，无拘无束，各道见闻。城市里的街谈巷语，诙谐杂出，放言无忌。这都是正常年景，承平气象，不可等闲视之。一旦茶馆酒楼，出现“莫谈国事”的红纸招贴；墙头壁角，满处标语口号；路人谈话，压低调门，左右瞻顾，小心翼翼，注意旁人神色，活像旧时贫家的养媳妇，这就大事不好，准是社会机体发烧感冒，出了点什么毛病。日本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鲁迅译）中有一个话题，特别强调闲话的重要：“没有闲谈的世间，是难住的世间；不知闲谈之可贵的社会，是局促的社会。而不知道尊重闲谈的妙手的国民，是不在文化发达的路上的国民。”

西方绅士有沙龙，中国文人有雅集，都很讲究谈话艺术。晋人好清谈，一部《世说新语》，就记录了多少锦心绣口，隽思妙谛，“有味有情，咽之愈多，嚼之不见”。世有所谓“清谈误国”的说法，王羲之就反驳过谢安：“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施耐庵在《水浒传》序文里说到：“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友人常来常往，树荫下，几席间，清茶淡酒，倾谈为乐。只

在风雨阻客之日，灯烛人散之时，才写他的小说。因为经营于心，酝酿既久，对写作又抱着“成之无名，不成无损”的态度，心闲看笔，舒卷自如，而终于完成了传世的杰作。有人怀疑这篇序文是托名拟作，不管真假，说得如此自在动听，谈何容易！苏东坡被贬黄州，因为获罪，不再舞文弄墨，自持甚严。但官俸乍绝，生活大难，只好实行计划经济：每到月底，凑集4500大钱，分成30串，在屋梁上高高挂起。每天拿画叉挑一串，就把画叉藏好，痛自节约，节余存在竹筒里，备用款客。黄州肉贱，馋嘴的诗人还有肉吃，东坡肉就是彼时彼地发明的，传说东坡还有一首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日常的消遣是和人闲聊，还喜欢听鬼故事，别人谈不出，就请“姑妄言之”。蒲松龄落拓乡居，常在村边路畔设一茶案，路人经过，就请他小憩解渴，谈狐说鬼，《聊斋志异》的素材多由此生发。王渔洋题《聊斋》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引用的就是苏、蒲故实。据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在这一点上，孔老夫子似不免拘泥。狐鬼神怪非不可谈，只看你如何谈法。

随笔一体，天机活泼，文质浑成，古今中外，名作如林。中国的笔记、琐谈之类，历朝历代，绵延不绝。柏拉图的哲学著作，用的是亲切自由的对话体，达·芬奇有笔记流传，蒙田、培根、歌德、尼采等等，都有随笔集，

谈话录行世。“五四”诸家，鲁迅、周作人、梁遇春、丰子恺等人的散文杂文中，不少可以归入随笔一类。30年代前期，更如春潮澎湃，盛极一时，后来才在战火硝烟中趋于消沉。随着改革开放，近年竟有了复苏气象，野火春风，方兴未艾，可算是一个好消息。

董桥散文集《这一代的事》，序文短俏，连标点符号，不满150字，其中还夹着个洋人姓名的蟹行文字，要言不烦，阐明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我掠美借用，并续貂画蛇，为随笔追加两句：喧闹如山野之闲花，明净如寒潭之秋水。

上海知识出版社策划印行《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聊陈管见，藉充缘起。

1993.9.7.

《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
编 委 会

主编：柯 灵

编委：施伟达 肖关鸿

王国伟 晓 枫

目 录

序言.....柯 灵

作者自白..... 1

儿子..... 1

愧为人父.....14

我也有过一个外婆.....17

我的苏联母亲.....26

记小时候的一位大朋友.....20

谈谈我的表演才能.....37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44

车灯.....50

智者多风趣.....52

往往只是一句美言.....55

Paul, My Dear Paul!	58
oboe.....	61
花匠.....	63
鸽子.....	65
必要的谎.....	67
塔克拉玛干的记忆.....	69
仰望雪宝鼎——黄龙记游.....	72
我心灵中珍藏的画卷.....	78
行路何难.....	82
回答.....	85
江上的溜索.....	88
她和她唱的故事.....	91
雾里行脚.....	94
萤火.....	97
故乡的河	100
我爱树,一往情深.....	103
“地狱”在人间的效应	105
鲜、美、天然	109
第一颗红梅骨朵	113
巴黎的宽容和习惯	116
巴黎人最容易入梦	119